

# 追梦求学路，人在囧途不怕囧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

## 编者按

又是一年开学季，考上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又要开始收拾行囊出发了。时光流转，交通的快速发展让海峡的阻隔不再那么明显，也让遥远的路途不再那么艰辛；时代变化，出岛学子们的行囊也在悄然发生变化，本期《海南周刊》回拨时针，为您讲述不同年代的求学故事。

## “40后”： 傲立船头高诵《海燕》

“我是那一届海南考生里，唯一一个考上复旦大学的。”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再回想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，海南大学原副校长符华儿仍能想起那股兴奋劲，“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赞扬，满心里想到的都是如何实现鸿鹄之志。”

1964年，从海南去往上海，必须先坐轮渡抵达湛江，再从湛江坐上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。太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，她匆匆打包了四季行装和一床薄被，就和几个男同学组成了求学小分队，头也不回地坐上了离岛的轮渡。

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下南洋的父亲曾经驰骋的大海——湛蓝的海水、飞翔的海鸟、成群的鱼儿在逐着船只推开的波浪嬉戏，“有的乘客在旁边吐得一塌糊涂，而年轻的我们兴奋地大声朗诵：这是勇敢的海燕，在怒吼的大海上，在闪电中间，高傲地飞翔；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——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

用她的话来说，小分队里的每一个人，都像刚出笼的鸟儿，猛然跃进了广阔天空，快乐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就说她自己吧，轮渡到达湛江已是下午，尽管已经订好坐次日中午的火车继续北上，她还是不肯放过那半日空闲，只身一人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，又在湛江医学院里兜兜转转直到天都黑了，才找到在那念书的学姐。第二天，两个年轻的女孩逛市集、逛公园，有说有笑逛得忘了时间。当符华儿“连滚带爬”赶到车站时，翘首期盼的几个男同学已经急得满头大汗。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她想起那个场景，有些调皮地笑了起来：“哈哈，所有人的车票都在我身上装着呢！”

没有人想家，没有人喊累，车厢里大多是学生和军人，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气宇轩昂、踌躇满志。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出岛并不似今日频繁，火车上几乎人人都能坐上硬座，但只有很少的人舍得再加几张票子享受舒适的卧铺。

物流并不发达的年代，他们更愿意把钱用在沿途那些新鲜

的美食上——车每停一站，就有人跑上站台，仔细查看当地小贩都在卖些什么，买上一点再急匆匆跑回车里。不一会儿，车厢里就氤氲着或酸或甜或辣的诱人水汽。

“旅途很长，却不觉得特别疲惫，毕竟十几年的苦读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谁困了，就把身边的同学赶去别处挤挤，打横身体眯上一觉，睡醒了再去换人。”符华儿始终带着笑意，“那个年代的青年人，没有那么多愁善感，也没有那么多娇生惯养。路途越是遥远坎坷，越是感觉整个世界都装进了我们的心胸。”

## “70后”： 人满为患爬窗挤上火车

海南人的骨子里有着开放的基因。改革开放以后，“十万人才”涌向这座小岛，亦有数不清的青年人从这里出发，勇敢追梦。

人潮的交织涌动，令班次有限的交通工具人满为患，尤其是一票难求。

于1991年从海口去往长春求学的周苇还记得，“当时要买票，得在出票当天凌晨甚至前一天晚上就去排队，有时候为了抢一张卧铺票得连去好几天。家住海口的同学有一项‘神圣’的使命，就是帮其他市县的同学把车票抢到手。”

大学四年，她每每去往长春，就注定要踏上一段身心俱疲的旅途：所乘的火车得经过湛江、柳州、武汉、信阳、石家庄、北京等站，历时5到6天才抵达目的地。那般辛苦，让她感觉自己“上车的时候95斤，下了车就只剩下90斤了”。

周苇还体验了一把惊险又刺激的“人在囧途”。有一回，在

北京转站后再次上车，眼看着开车的时间就要到了，车门前还是人山人海，她顾不得女孩的矜持，跃起扒着车窗就往里爬。“没想到爬上去才发现，车厢里也全都是人，凭自己的力气根本进不去。”半个身子还卡在车外，进退两难，十分危险。情急之下，她脱口而出说了句海南方言，“没想到，就是这句方言吸引了车里一位先生的注意，而这位先生恰巧是我们海南老乡，伸出大手用力把我从窗口拖了进去。”

“挤”，也是1989年考上天津财经大学（原天津财经学院）的吴泽能对求学旅途的最深记忆，但是对他而言，这份记忆却还夹杂着些许快乐。

他记得，当时最爱呼朋唤友坐同一趟列车上学，不同地方的同学从不同的站点先后上车、顺利会师之后，就一路喝啤酒、吃零食、唱流行歌，在车厢里开派对。但是，啤酒是最胀肚子的，火车上挤得连厕所里都塞满了人，解决“三急”成了一个大难题。

“怎么办呢？我们不再喝酒，东西也吃得不多，直到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：火车一停靠站点，我就招呼大家从窗口跳出，爬到月台对面‘嘘嘘’。”吴泽能说起这段经历笑声爽朗，“夜色朦胧，火车又挡住了月台那头的视线，男同学扶着女同学，在3分钟内麻利地爬上爬下。解决问题之后，我们又能畅快地喝酒吃菜了！”

## “90后”： 高空遇险成最特别记忆

坐轮渡、挤火车，不少“90后”海南学子上完4年大学，仍然对这两种离岛的交通方式没有概念。他们更多地选择更为快捷的飞机，花费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

就平稳地落在了另一方土地。

听起来不够刺激，甚至无聊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2009年从海口去往徐州求学的陈琳就曾经历过一次“高空惊魂”。

因为学校所在城市对海南民众而言比较“冷门”，一周只有几班能容纳百来人的小飞机，从海南出发经停深圳、长沙或者桂林飞个来回。有一次，她正在高空小憩，飞机突然剧烈抖动起来，机舱里渐渐弥漫出塑料烧焦的气味。

“所有的乘客都紧张起来了，那种抖动绝不是穿越气流时的轻微颠簸可以比拟。”她印象深刻，一位孕妇由于情绪紧张，身体出现不适症状，很快被空乘人员转移到飞机的最后一排躺平急救。

陈琳也忐忑起来，翻遍了座椅靠背后方的收纳袋，只找到一只白色纸质垃圾袋可供写字，“我在想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，得给爸妈写点什么。可是抖着手酝酿了半天，脑子里一团乱麻，最终也没能写成。”

幸运的是，飞机很快停靠在长沙机场，优先保证孕妇被抬送下机后，大家几乎是以逃跑的姿态离开了这架还散发着呛鼻焦味的飞机。陈琳连随身携带的小包都忘了带上：“我真不信电视里演的空难片，飞机都要坠毁了还有人想着打开行李架拿行李。那一刻才知道，什么也没有性命更珍贵。”

三代人，3条各具特色的求学路，千百则各自精彩的旅途记忆。虽然“人在囧途”是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句子，但“追逐梦想”也是他们坚持走完这段旅程的共同信念。

那一湾海峡，无论宽度几何，注定拦不住年轻的追梦人。☐



1988年的过海轮渡。

黄一鸣 摄



绿皮火车是早年外出求学的  
人们共同的记忆。

琼州海峡的宽度约是多少？官方的数据是：最宽处直线距离33.5公里，最窄处直线距离仅18公里左右。

然而，在交通条件很有限的年代，它宽得就像能够隔开两个世界——这一头，有长进骨肉的乡情；那一头，有全然陌生却充满希冀的未来。

时光如水，来回拍击海岸，琼岛迎来了又一个秋。自195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建立以来，一代又一代海南学子从这里启程，穿越海峡踏上了人生的另一阶段。

轮船上，火车上，飞机上，他们散落在旅途中的那些故事，被我们沿着时间的轨迹一一拾了起来……